

局长

© 桐柏山人 著

滋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局长 滋味



© 桐柏山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局长滋味 / 桐柏山人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9-3666-6

I. ①局… II. ①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570 号

书 名 局长滋味
著 者 桐柏山人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蒋婉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666-6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送个局长 1

县“两会”前罗书记拿到了通报批评文件。反复嚼过通报批评文件后，罗书记一拍老板桌，骂了句“妈的”，就立马让组织部任部长下文宣布免去胡腾达统计局长职务。

第二章 不欢而散 7

“卖啥嘴卖?! 啥球玩家! 催命似的，我能不腾?! 房子又不是我自家的，能搬得走? 我在政协的办公室比这宽敞多了，谁稀罕这破地方!” 胡腾达收拾着抽屉、书柜，看也不看杨帆一眼，嘴里牢骚着。

第三章 围门堵路 13

“给我们开工资，我们要吃饭!” 还没到政府门口，杨帆就听到嘈杂的声音，还看见黑压压一群人围住政府大门。一个男士挥舞着写有“饭! 饭! 饭!” 三个大字的白纸黑字标语，高喊着，叫嚷着。

第四章 新官旧账 23

“新官也要理旧账，还钱也是政绩。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铁道理。没有稳定如何发展?” 说到这儿，杨县长喝了口水，接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第五章 投石问路 28

“哦? 统计局!” 金常务一见是杨帆，有点吃惊，“你看这月数字了吗? 咋球搞的，工业增加值速度为啥排全市倒数第一?”

第六章 陌生来电 34

周主席下楼就走了，杨帆拎着碗去政府食堂吃饭。刚走出大楼，杨帆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姑娘的电话：“你是杨局长吧？我是一网情深……”

第七章 吐露真情 39

在痛苦的煎熬中，秦胜上了网，聊了天，结识了一网情深。为着说不清的感觉，也为着报妻子一失身之仇，他同一网情深来起了真格的，动了感情，动了肉体。

第八章 会外功夫 45

官场上的人嘴上时刻挂着故事，而官场上的人经常制造典故。“领导你动动”不是黄段子，是骂人的段子。正如在酒场上男人不能说“不中”，女人忌讳说“碰碰奶”一样，官场上怕说“领导你动动”。

第九章 等外之人 51

随着喊话，杨帆站了起来，由于慌张，手中的笔记本一下子掉到地上。他下意识弯腰去捡，一撅屁股，把自己的凳子撅倒了，哗啦一声。

第十章 夜访前任 64

“真是国统局，比戴笠还戴笠，不请自到。”胡腾达收着话筒，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似的没好生气，“请问杨局长大人，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啦？”

第十一章 书记有请 71

“其他数我不管，前十强这个数你一定得有。我力排众非让你当统计局

这个局长，你可得给我把把关。”罗书记严肃起来。

第十二章 修书一封

77

杨帆丢下笔，认真地看了一遍，就叫办公室主任安排打字员敲一下，完后，发给省队领导。李义和大致瞄了一眼，说：“就是，得多管齐下，电话不中，信件，再不中，就跑去。直到打动他们为止。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第十三章 房子问题

83

碰了一鼻子灰的高强只好委屈地向杨帆复命，哭丧个脸说：“真他妈的难说话，好像房是他家的！好话说了一大筐，就差给他下跪了！连个鸭子毛也没要到！”

第十四章 进省请罪

90

正说着，林小飞进来了，小声对杨帆说：“两人都在，我已打罢招呼了。你去吧。记住，要多承认错误，解释清楚，态度好些。”

第十五章 意外收获

97

杨帆喝得稍微有些高，无所顾忌地说开了：“我杨帆的命就扎在农村，我认了。小地方可也有小地方的好处，最起码空气好。哪一天大家在大城市里呆闷了、呆烦了，到我那小地方散散心、放放松，保证三陪到底，陪吃陪喝陪看风景！哈哈！”

第十六章 平反昭雪

103

杨帆看着他胆怯、萎缩、虔诚、兴奋的样子，心中涌起同情、怨恨等复杂的感慨来，暗叹：人啊，人啊，说不清楚、搞不明白的人啊！

第十七章 遭遇尴尬 111

“理由还怪足呢！”金常务夹起他的小黑皮包，边往会场外走，边怒气冲冲地说，“看回去咋收拾你！”说罢，看也不看杨帆一眼，一直往前走了，把杨帆愣在了那里。

第十八章 常务心思 117

想到这，杨帆心里暗笑。既然他想利用我，我何不用用他？于是，笑笑说：“金县长，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不过，我们的车……”

第十九章 调减基数 127

一提到数字，还没等杨帆开口，王书记就接上了嘴：“我今天来就是说数字的。”说罢从兜里掏出统计局印发的《统计月报》，翻了几页说。

第二十章 下乡摸底 135

下车后，杨帆抬头望了望大楼，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正准备往大楼走去，王书记下村回来了。王书记的车嘎一下停在杨帆身旁，吓了杨帆一跳。

第二十一章 第六大虚 147

“水分不挤咋办？就像吹气球，越吹越大，早晚要崩的。”杨帆若有所思地说，“炸气球的时候，问罪的还是统计部门。统计部门负责数字，不找你找老儿！”

第二十二章 不请自到

153

正在睡梦中的刘局一下子抓住了老婆的一只脚，高兴地说：“我喊的五魁首，逮住你了，喝酒喝酒……”

第二十三章 副职争宠

164

一听这话吴大宝较上了劲，红着脸，喷着酒气说：“你为啥不让喝？哦，杨局长给你权了是嘛？少来这一套。我分管的时候，啥时候不让同志们喝个痛快？老板，上酒，再拿两瓶。”

第二十四章 大闹“队独”

172

看杨帆一句话不说，调查队的人先后都闭上了嘴，偷偷大眼看着小眼。看他们不说，杨帆轻咳了一声，然后绷着个脸说：“不吭了，咋不吭了？说，继续说呀，我听着呢。”

第二十五章 吃出麻烦

178

“重要！”高强大声说道。说罢，一不做二不休地接着说，“杨局长，我不反对你喝酒，为了工作，为了朋友，你咋喝都行，可这顿酒你不该喝。”

第二十六章 擒贼擒王

184

“既然如此，你何必要低三下四求他们呢？闹，让他们闹去吧，看他们能闹出个啥结果。你瞅他们那几个人，谁是帅才？”高高气愤地说。

第二十七章 揪出家贼

193

“对贼不能手下留情，不管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就得绳之以法。不

然，他还会再犯。”吴大宝说，“我觉得杨局长说的有道理，但不能这样办。现在已引起众怒了，也得考虑大家的情绪。”

第二十八章 再度下滑

212

果然如杨帆所料，一看数字，金常务差点鼻子给气歪，他指着统计指标说：“杨帆，你是咋搞的，数字滑一回不中，咋月月下滑？你想干啥？”

第二十九章 数字蛋糕

227

等高强进了屋，杨帆望着疑惑的高强，微笑着，声调平缓地说：“我们得往市里跑数字，总不能整天呆在家里四门不出，数字也呆不来。你说说咱去市里跑数字咋跑？”

第三十章 感情投资

248

孙副局长要坐车回局里，杨帆拉住了他：“孙局，听说城南新开了一家歌厅，音响特别好，叫什么‘同一首歌’，要不咱去瞅瞅，吼两嗓子？”

第三十一章 法定数字

270

杨帆正准备宣布会议开始，却发现有不少单位是替会的，就用手指指前排的一个年轻人，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你们局长呢？”

第三十二章 舞事生非

288

“你真坏你真坏！”那小姐伸手摸了一下梁处长的裆部，笑了起来，“原来是木太大啊！”

第三十三章 提拔风波

300

不知怎么回事，她心里隐隐约约总晃动着杨帆的影子。她想见杨帆，又怕见他，怕越见越想见，更怕看他愁眉不展那一副忧郁的表情。

第三十四章 接受质询

319

杨帆深深地感到统计部门不仅需要“正本清源”以求数字真实，而且还需要“验明正身”以消除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呀！看来，酒香也怕巷子深！干啥还得吆喝啥！

第三十五章 决战危机

331

从杨县长办公室里出来，杨帆再度审视自己，也再度陷入矛盾，甚至痛苦的深渊之中。金常务的要求、罗书记的批评、社会各界对数字的质疑、杨县长的提醒等等，如万箭般向他一齐射来。

第三十六章 悲喜泪水

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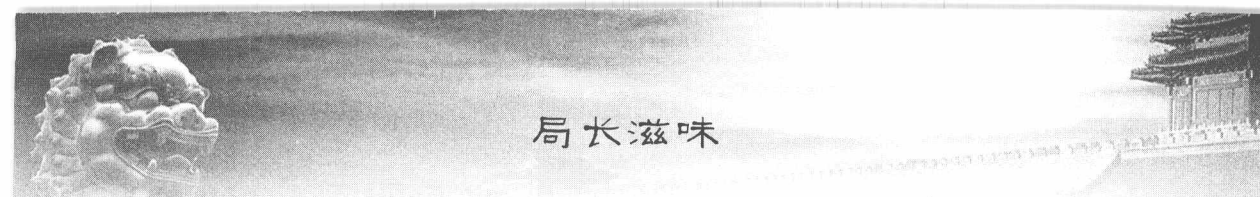
罗书记望一眼杨帆，叮嘱说：“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数字的重要性你也是清楚的，不管我来不来，问你不管你，保增长保十强目标不变。你操点心，别让我失望。”

第一章 送个局长

对于江南县来说，这些日子颇不宁静。正像暴风前的乌云翻滚，江南县的乡镇书记乡镇长们、县直单位的局长主任们、那些到龄准备“挨刀”的、那些巴望进步想捞个一官半职与想“更上一层楼”的，心里七上八下不安起来。在人事调整这个节骨眼上，他们不再君子般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际云展云舒”，而是“惊”的惊、“有意”的有意，总之是由“闲”而忙。

罗书记来到江南县当“老一”已经四年了。四年未曾动一个干部，既没给人戴帽，又没摘谁的帽。罗书记之所以这么“稳”，据说是怕江南八十万“刁民”借故告他的黑状。戴帽摘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儿，选好官用好人是他县委书记的一大职责，罗书记再牛也不能违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他懂。也有的说，罗书记是在钓鱼，放长线钓大鱼。“要想富动干部”，这是官场之“取财之道”。才者财也！这个他也懂。

没想到的是，钓了四年却没有一条大鱼上钩，有些鱼只是咬咬钩，然后摇摇头摆摆尾“拜拜”了。一气之下，罗“老一”就冻结了“干部流动”。罗书记的“冻”让那些八品、八品半，甚至九品们“动”了心思。心思一动工作就不动，推也不动。罗书记为此大伤脑筋，头疼起来。正是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的关键时候，再不解冻、拽一拽干部这个“牛鼻子”，全县就要成为一头跳套的懒牛，出现经济萧条、秩序混乱、人心不稳的局面，他想捞个副市级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谈。处在风口浪尖的罗书记审时度势、力挽狂澜般地做出了调整干部的重大决策。



局长滋味

罗书记正准备等“两代会”前大动一批干部时，县统计局却“出事”了，不得不“走马换将”，先选一名统计局长。统计局长虽说是不起眼的局长，却马虎不得。县域经济排序排的是统计指标，要想挤进全省前十名，既能享受五千万的奖励，又能让县委书记再上一个台阶，关键得把统计指标搞好。搞好统计指标，就得有个能干的统计局长。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统计局长胡腾达掉了链子，与下属的调查队专职副队长王文革闹起了矛盾，结果王文革被免职，胡腾达被调离。正因为此，江南县被省统计局点名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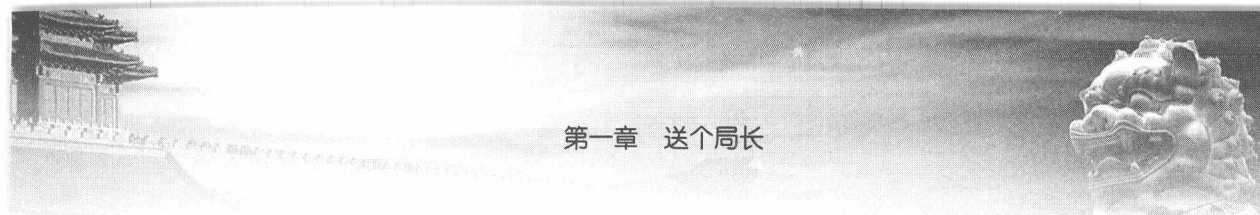
江南县调查队是省属调查队，人财物都归省直管，平时委托当地统计局党组代管。按说局队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胡腾达因处理不好与县领导的关系，搞得揭不开锅，连正常运转都不能保证。局里没钱，日子过不下去，他就想调查队的法。开初，王文革顾及老关系与情面还支援点，后来看胡局长的胃口越来越大，恨不得把调查队的钱据为己有，王文革不愿意了，不再供给胡局长钱。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遭受“旱灾”的胡局长心里极不痛快，骂道：“你王文革算老几，现在统计局姓胡，敢不让我花？”胡腾达一翻脸就不认人，把王文革给他的好全抛在脑后，开始打击报复王文革。不是批评王文革工作有纰漏，就是骂王文革队伍没带好，甚至怀疑王文革有经济问题。没多长时间，胡腾达地把王文革捅给了县纪委，并在自己高明的“运作”下，王文革因“贪污”二万元被“双开”。

实际上，王文革没有什么大错，就是因安排私客，吃了公家几千元。况且，王文革的专职副队长是省统计局任命的，只在县委组织部备了个案，县里无权任免。要“双开”他也得省里说了算。县里如此“重判”，王文革是不服的，一级一级向上反映。省统计局受理后，派专人到江南县调查此事，最终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江南县如此处理王文革让省局省队很恼火。于是，省局对江南县统计局进行了通报批评，并“骂人不带脏字”地指责了江南县县委、县纪委“处事不当”。

县“两代会”前罗书记拿到了通报批评文件。反复嚼过通报批评文件后，罗书记一拍老板桌，骂了句“妈的”，就立马让组织部任部长下文宣布免去胡腾达统计局长职务。

罗书记之所以如此“果断”，一是因统计局让江南县在全省出了“臭



第一章 送个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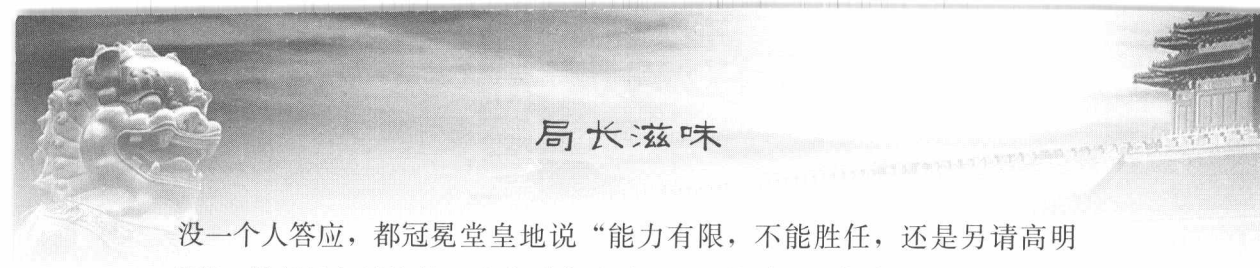
名”，这等于给罗书记丢脸抹黑，让他面子上不好看。二是全省正在搞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并出台了新的规定，凡排名在前十强的县（市），重奖五千万元，县委书记可以晋升一级，享受副地级待遇。排序指标体系由省统计局制定，主要指标也由统计部门认定。江南县虽非百万人口的大县，经济实力却名列前茅，在上次的排序中位排第十二。罗书记定的目标是挤进前十名。得罪了省局就别想进前十名，什么奖金、待遇都将成为泡影，罗书记岂能坐视不问？三是胡腾达向罗书记汇报王文革的“问题”时，加枝添叶、添油加醋，哄了罗书记。罗书记信以为真地觉得王文革罪有应得。如今真相大白，他胡腾达只好吃不了兜着走。

胡腾达的统计局长被一壶“清酒”喝掉了，但统计局作为县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却不能撤销。机构再改革、再精简，可以降格作为政府一个副科级或股级单位，也不会不要统计。在经济越发展越离不开统计的今天，统计局地位也越来越高。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省里搞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江南县要挤进前十名，统计局长这个位子非同小可。

罗书记解冻人事就是从统计局下手的，规定了正副科“切”的年龄界限，并决定在县“两代会”前全面铺开。这次干部如何动，是大推磨，还是小调整，只有罗书记胸有成竹。大家不是罗书记肚里的蛔虫，只能瞎猜。人们根据谁跑得欢与年龄杠杠，或依据“小道消息”，来断定谁去谁留、谁提拔谁重用、谁去哪个部门谁当啥。

不过，统计局长要换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一个月前，胡腾达就交出了统计局长的官帽。虽说统计局如今被县委罗书记高看一眼了，却不像那些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人们争得头破血流，统计局长这个位儿却无人想干。官场上的人谁都知道，统计部门社会地位低下，没权没势，而且工作也不好干，统计任何一项指标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充其量统计局比三类局稍好那么一点点。最关键的是，当下，领导对数字干预太大。统计局长对统计数字做不了主，出了差错，也就是说满足不了领导心思，领导会拿你是问，统计局长更不好干了。

在这样的风口浪尖当中，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自找麻烦，宁可到一个轻闲的单位养老，也不愿到统计局来。费九牛二虎之力干好了，领导也不会重用你，干不好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就会被断送。哪重哪轻，谁心里都有数。组织部任部长已做过几个人的工作，想让他们接任统计局长，可



局长滋味

没一个人答应，都冠冕堂皇地说“能力有限，不能胜任，还是另请高明吧”。任部长心里清楚，这些“官油子”不过是看不上统计局局长这个位置。

国不能一日无君，家不能一日无主。统计局也不能长时间没局长，都月把没有局长了，统计局快“散摊”了，再不派个局长来收拾残局，真的“局将不局”了，统计数字、经济排序都将“黑不溜秋靠边站”。任部长叹息一阵子后，如实向罗书记作了汇报。

罗书记苦笑一下，感慨道：“还有不想当局长的？真是少见！”说罢，用手指头敲着老板桌子说：“查档案吧，找一个懂统计的人，哪怕从一般干部中提，也得选个能干事的局长。统计局长不能马虎，咱们江南能不能挤进前十名，就靠统计局长说话呢！”

按罗书记的指示，任部长让干部科连夜加班，遍查科级副科级干部档案。原想在这些人中查不出一个局长就查一般干部的档案。没想到，三查两不查，在科级档案中就查着了杨帆。

杨帆何许人也？杨帆是县志办副主任，今年三十五岁。因为他是省统计学校毕业的，又曾干过几年统计工作，算是有理论又有实践，年富力强。看了杨帆的档案后，罗书记满意地说：“就是他了！”任部长心里想：“让这小子捡了个便宜！”

然而杨帆不乐意当这个统计局长，他统计学校毕业后就在统计局工作，干了几年后觉得统计局整天跟数字打交道，没啥意思，就托关系、走后门，调进了县志办。杨帆很有工作能力，但从农村走出来的他有着“小富即安”思想，尽管也想混个一官半职，但不想做官迷，顺其自然，听天由命，组织上让干就拼命干，不让干就算，凭良心干好工作，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就行。他有过多被重用的机会，但都擦肩而过。他不曾失望，也没有失落。能走出黄土地不再当农民是他的幸运，走进机关门当上领导干部是他的福气，他很知足，只有感恩的份儿。他别无所求，只一门心思地干工作。也正因为此，他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到县志办没几年就提了副主任。

这一次县人大县政府换届对为官的人来说又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会前早已放出风，这次要动一批干部，而且胡腾达的免职已给人们捎来了“干部的春天”。许多人在抓这个人事机遇，上蹿下跳地跑官。而安于现状的杨帆无动于衷，看着别人出入县委县政府大院、忙得跟小磨似的

找这个领导“汇报思想”找那个领导“汇报工作”，他只是冷眼笑笑，并在心里祝人家梦想成真、马到成功。

杨帆没有任何背景，工作的付出是他唯一的背景，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跑官要官的形势下，要想动一动是难于上青天的。与其做无用功白跑，还不如老老实实、心安理得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同事们觉得杨帆是个“当官的料”，都善意劝他也去跑一跑，弄个好单位，或一把手干干。他开玩笑地感叹：“老了，县志办把我的身养老了，也把我的心熬老了。你们扑吧，希望是你们的。我是没啥想法了。”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还这样说呢！不是说非弄个什么官当当，最起码到重要的岗位能更好地施展你的才华。给你个书记乡长不能干？县志办多窝人！”同事们理论道。

“我有啥能耐？县志工作还干不好呢，好意思去争什么乡长局长？线绳提豆腐，提拉不起来了。我看，县志办对我挺适合，轻车熟路！省心不费劲儿。再说，重要岗位是恁好扑的吗？”杨帆心里很清楚，任何一个岗位，特别是重要岗位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到底“花落谁家”得“逐鹿中原”。他的心思不在这里。要说有“乔迁”之野心，也是守株待兔与瞎猫碰个死老鼠那种靠运气。

“统计局长没人争，你是学统计的，又干过统计工作，你去最合适。”同事不甘心地劝道。

杨帆知道同事们都是为他好，绝没有把他挤走谋他副主任之位之不良用心。但，杨帆也知道，他不喜欢统计。在数字的加加减减中，太枯燥无味了。当初他跳出统计部门就是因为他“干伤”了统计。再让他重回“苦海”他是不乐意的。同时，他也知道，统计局长是不好干的。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大形势下，要把统计工作做好是很难的。江南县几任统计局长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都是灰溜溜地下台。不是他们没能力，而是他们的戏不好唱。想来想去，杨帆不看好统计局长这个位子。他只好支吾着同事的好心：“你不了解行情，缺任何一个岗位都会挤破头的，谁干都合适。再轮也轮不到我。”

“是啊，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都听天由命吧！”同事们也只好跟着感叹。

人的运气来了挡就挡不住。杨帆无意谋取新职位的时候，新职位却来



局长滋味

了。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活呀！在别人看来，杨帆应该高兴，没跑没送，没花一分钱弄个局长当当，等于是自己捡了个局长，是组织上白送了个局长，是天上掉馅饼的天大好事，别人花钱买还买不来呢，知足吧，还想当多大的官儿？

然而，杨帆高兴不起来。他从组织部的朋友那里得到要让自己当统计局长的“内部消息”后，就找任部长说自己不想干统计局长，哪怕不挪窝儿也不干。任部长批评了他一顿，说：“谁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组织部是你家？”被两句话砸蒙了的杨帆无奈中找了罗书记。罗书记微笑着说：“这人事的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听组织决定吧。”杨帆从罗书记办公室出来的第二天，组织就“决定”让他当统计局长。

服从组织决定这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政治觉悟。杨帆虽然心里极不乐意，还是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就职那天，任部长把他带到统计局那破旧的会议室里。面对二十几个面无表情的统计局人员，任部长滔滔不绝地讲这次人事调整的原则，又介绍了杨帆的基本情况，要求杨帆加强自身建设、理清思路、带好班子、带领统计局全体人员做好工作，力争在新一轮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中让江南县挤进前十名。同时要求全局人员配合、支持杨帆的工作。接下来就是杨帆的表态发言。

杨帆情绪低落，与任部长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杨帆只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没想到我又回到了统计局。但，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没二话，我服从。”第二句话是：“大家知道，我是个只干工作，少问前程的人。既然刀架在脖子上，是爷爷是奶奶我都会上的。我不能保证让江南进入前十名，但我会尽力做好每个统计数据的。”第三句话是：“一个人浑身是铁打不了几根钉，希望大家多给我捧场。我的性格大家也知道一些，办事说话有啥不妥的地方，请大家多担待。”

第二章 不欢而散

一般来说，一个局长走马上任后，都信誓旦旦地发布施政纲领。而杨帆的话不疼不痒，还有点抵触情绪。任部长对杨帆的低调深感惊讶，带着情绪上任会行吗？不放心的任部长，会议结束后特意把杨帆留了下来，边训边提醒地说：“你小子可别情绪化，这可是一个局，政府一个局，不是你家。目前全县的中心的中心是抓好县域经济排序，要是弄不到前十名，当心你的乌纱帽，当心你的吃饭家伙！好好干，别不当回事！”

杨帆苦笑了一下，不情愿地作保证：“部长，您放心。我可以拿官帽当儿戏，能拿统计局当儿戏吗？既来之，则安之。中不中看行动。如果我胡干瞎来，是砍是转，您拿我咋样是问都行。我决不喊冤、不叫屈、不诉苦。”

任部长是老部长了，对县政府大院的人都熟悉。县政府大院楼前楼后种的都是大杨树，杨帆到县志办后，经常拿起大笤帚扫大院，杨树叶满地落的时候，杨帆扫得更来劲，常常是他一个人在扫。这给任部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杨帆提县志办副主任时，就是任部长提的名。因为人熟，说话就随便些。听了杨帆的话，任部长说：“别油腔滑调、油嘴滑舌，精神点儿。好了，我走了，好好工作。”说罢，任部长和杨帆握了握手，走下政府四楼，回组织部去了。

任命书就像结婚证，就职仪式就像结婚大典。杨帆经过一道道程序后，就算真正“过了门”，嫁给了统计局。要说刚得到消息心里有些不快与无奈的话，现在的杨帆正走出无奈、失落，有点赌气似的抱着既来之则